是眞佛子 李清波居士

〔慈濟榮譽董事傳記之五〕

撰文：黃志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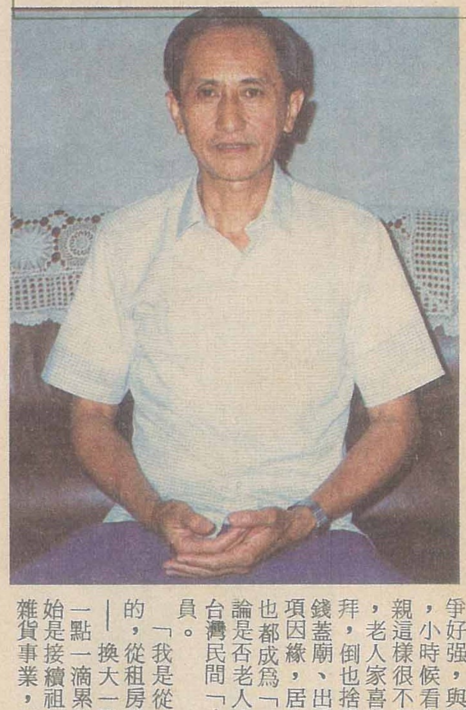
如是觀察·世間無常

李清波居士，台北市人，民國二十年三月在台北中崙出生。以後，全家隨祖父李悌江，搬到台北市迪化街，租房子作布料雜貨生意。居士的父親李灶枝與母親林氏婚後，只生下他一個孩子，身為獨子的李居士，雖然備受父母親的呵護，同樣的，照顧整個家庭與事業的重任，也都落到他一個人的身上了。

居士非常懷念已經去世的祖父母，從他的言表之間，依稀可見他對老人家的崇念之情。「祖父和祖母的胸懷氣度，留給我很深的印象。記得祖父在迪化街租房子作布料雜貨生意的時候，家裏並不是很富裕，只是，比較當時一般人的生活，我們少見三餐不繼的情形發生，所以顯得較優厚。祖父肚大能容，祖母嫉惡如仇；只要宗親到家裏來，都一定有飯吃，老人家一定會騰出閣樓來讓給他們住，雖無法資助錢財，臨走之時，也都會包一些衣服布料讓親友帶回去使用。」他說。

二次世界大戰末期，美軍開始轟炸日本本土，臺灣也不時遭受盟軍的空襲騷擾。那時，就讀「二中」（現在的成功中學）的居士隨家人疏散到三重菜寮，每天一大早就得邊走邊跑五十分鐘，經大橋頭，再到學校上課。避難的這段時期，他曾看過，也曾聽人家說：「空襲時，有的人躲在防空洞，結果，在外面沒進入躲避的人安然無恙，防空洞裏面的人，反而遭流彈擊斃，甚至被活埋在裏邊了。」

台灣光復以後，搬回迪化街，再向別人家租房子，重新經營祖父以前所從事的布料雜貨生意。「當時家裏所剩也沒多少錢了，要做生意又要付房租，房東房租不但要得緊，甚至，房租要求要跟上行情，一毛也不肯便宜。」居士回憶說：「『與人方便』，是我當時困苦中體驗很深的一句話，我也暗自跟自己說：以後自己有房子住了，再有多餘的房子，別人要以一仟元才願意出租，我可以『與人方便』只收九佰元。空襲避難時，聽到、看到一些以為躲在防空洞就絕對安全的人，反而在最安全的地方遭到不幸。我開始覺知到『世間無常，國土危脆』的道理，並不一定是計較多的人，便會有好結果，得到的也多。」



走出孤獨·常行精進

小時候居士曾聽老一輩的長者說一句話：「目金，錢做人」。隨著歲月的增長，人世的體驗，居士對這句話的涵義，也有了更深一層的體會和解釋。「最初聽到這句話的時候，我並不懂這句話裏的眞正意思，自己便作這種解釋：『目金』，意思是眼睛亮、會看、會找、能夠看準、找到賺錢的機會或職業。『錢做人』，是錢在做人，或是，有錢才能做人的意思。整句話的解釋是：明眼聰明人能賺錢又會做人。」居士莊重地說：「小時候看到祖父、父親與人在商場上往來，所見所聞有許多是巧詐欺騙，令人防不勝防的事情。對於自己的事業，貨品向人家買太多，深怕受騙或賣不出去，買太少了又嫌利潤不夠。而，父母親年輕的時候，過的就是省吃儉用的勤儉生活，不用說要對別人多付出一些，就是他們對自己也都是捨不得多花些錢吃好一點的食物、穿好一點的衣物；在生意方面，競爭好強，與別人則分文必爭，小時候看在心裏，覺得父親這樣很不得人緣。」然而，老人家喜歡到各地寺廟拜拜，倒也捨得與一些信徒出錢蓋廟、出香油錢，因為這項因緣，居士的父母親日後也都成為「功德會」——不論是否老人家視它像是一座台灣民間「寺廟」——的會員。

「我是從小生意慢慢做起的，從租房子——買小房子——換大一點的房子，都是一點一滴累積出來的。剛開始是接續祖父、父親的布料雜貨事業，以後從事過一段時間的房地產生意。」居士說到他的家庭與事業：「以前都是為了家庭、子女、事業，生活在很小的世界裏——或許有人會說，一個人的生活世界本來就侷限在家庭、子女、事業的範疇裏，這世界已夠大、已夠煩的了，其實並不小。但是，我以為，將我的心量、興趣或是可以努力再從事的工作或思想，完全忽略，全部心力只集中在自己的生活世界裏，那麼這個世界也實在是太小、太寂寞孤獨了。前面說過的那句話，在我學佛之後，慢慢的反覆深思，才知道，老人家所要對這句話的解釋並不是那樣，而應作另一種解釋。『目金』就是『智慧』，也就是要認清是非好壞、義與不義，去賺自己所應當得到的錢財。『錢做人』就是，沒錢的時候要好好的做人，有錢的時候更要好好的做人，好好的運用錢財；而不是說，有錢才會做人、才可以做人。」

民國六十四年初，在偶然的機會中，朋友介紹居士夫婦到華嚴蓮社聽經，當時南亭法師正在講授「大方廣佛華嚴經」，居士聽聞佛法之後非常歡喜，旋即皈依南亭老法師。之後，居士夫婦便一直追隨南老，勤修精進。

民國七十二年，在華嚴蓮社認識「慈濟功德會」的慈暉委員，雖然居士的母親早在十四年前已是「功德會」的會員，經過慈暉委員的介紹，居士夫婦毅然地加入「功德會」。

布施平等·慈濟一切

民國七十二年，鑑於佛弟子缺乏一處固定且長期舉辦佛學講座的場地，居士接受幾位法師的提議以及同道的需求，在吉林路新建一處道場，最初，常聘請顯明、守成、聖琉、普照法師等陞座講經。後來因為學衆漸少，法師因出國弘法等因緣，也就未再舉辦講座。居士在參加「慈濟」之後，知道「功德會」在台北需要一處作為聯絡、辦公的場地，便將吉林路的道場提供作為「慈濟功德會」台北分會的辦公場地。

加入「功德會」的會員，一般都以女衆居多，男衆大都忙於自己的事業、工作，更有甚者，則以為行善、拜佛是女衆的事情。而，能夠勇於出任委員，為大衆服務的男衆，李居士堪屬此中的先進。居士道出了他出任委員幾年來，見到「功德會」慢慢成長，醫院初步完成使用等進展的感想：「加入『功德會』有一項好處，也是所有會員所歡喜的是——有錢的人也好，沒錢的人也好，只要發心，來到『功德會』則『一律平等』。有錢人初到『功德會』或許會有驕慢心，來久了便會瞭解，一些發大心，一點一滴為『功德會』募集基金的會員，他們的『善心』實在不比『驕慢心』差，自然會對自己的態度加以注意。而家裏並非很富有的會員，只要發心為『慈濟』服務，也不會有自卑、或低人一等的感覺，每人都會感到榮耀、自豪。」居士熱心地說：「『功德會』的新進會員，不僅都會敬重長者，長者也都會細心照顧這些新進會員，並且以身作則來帶引這些新進會員。」

一磚一瓦·皆落福田

對於有些人發心參加「功德會」不久之後即生退心，居士說出他自己的感想：「我相信我不會生退心，因為——我以前做生意所賺的錢是準備供養衆生的，所以我捐給『慈濟』。」或許是居士忘了他捐給「慈濟」的善款有多少，他沒有說。「我留給兒子的部份是父親所留給我的做生意的本錢和棲身的房子。其它的錢財，將用於成就功德，替自己作、替父母作、替子孫作、替衆生作。我們現在有此成就功德的機會，而不知好好利用，待以後要做，說不定已經沒有這種機緣了。假使子孫以後懂得成就功德因緣，那是最好不過的了；若沒有替子孫做功德，難得後人懂得或有機會成就功德，所以我們應該要有毅力做、有決心做。」

對於「慈濟醫院」的初步完成，以及仍須努力籌建的展望，居士說出了他的感想：「醫院建院之初，面臨的許多障礙，現在都已克服了……。起初建院工人習慣於抽菸、吃檳榔、說髒話，在建院的過程中，他們都漸漸地改除了壞習慣。『慈濟醫院』不只蓋得快、蓋得好，遠看，醫院外型不但美觀，進去之後它的內觀卻似一座救人的博物館或是學校，也是一座治『身病』的醫院，也是一座治『心病』的醫院。」他說：「整個醫院充滿歡喜心的氣氛，眞好。因為它的一磚一瓦，都是由大衆歡喜發心，一元、十元、百元、千元地聚集出來，它是大衆的願力與歡喜心所凝結建構出來的啊！」

「發心的會員，不論出力或出錢，他們不講條件，都歡歡喜喜地盡心盡力做事。『慈濟』新會員很多，如師父所說：『已當成、今當成、未當成』，我們已經做過某些事情，也正在做一些事情，相信以後要做的工作還有很多，而且將有許多人加入『慈濟』的行列，來完成『未當成』的事業。『慈濟醫院』還有許多仍待我們完成的工作，二期病房、醫護人員宿舍、紀念堂，而此因緣，來日都看今日我們所種之因，才能結果。」居士語重心長地說：「建院之初，『功德會』會員有三萬多人，現在則有二十多萬人。但願『慈濟紀念堂』完成之時，會員能到一百萬名，而能讓大衆瞭解，佛教徒實踐『菩薩道』的大願大行。」

知足守道·惟慧是業

居士在加入「功德會」之後，便踏出以往的小世界，邁進廣濶的「慈濟世界」。

「『功德會』是修養自己心性的好地方，在其中我們不是只有付出，我們自然的也有收獲。那就是與衆生結緣並積極地改變自己——得到快樂的回報。」他說：「參加『功德會』因為訪視貧民，我們會懂得知足、悲憫。功德會教了我們許多事情，而我們在『慈濟』雖然做了一些事情，但是甚麼也不用求，以後得到甚麼回報那是以後的事，有沒有回報，那也沒關係，甚麼都不用求，因緣果報自然成熟。」

居士育有二子三女，兒女皆自大專畢業，除次女外也都已成家，而事業有成。居士事業有成，不忘回饋衆生，而夫人林素蘭女士相夫教子，在照料家庭的餘暇，亦出任委員，致力「慈濟」法業。居士夫婦這種「蕩相遣執」不求回報的大自在精神，才是佛陀座下的眞佛子。

一九八七年八月三日

侯美英 "龍女" 再來

〔慈濟榮譽董事傳記之六〕

撰文：王慧萍

侯美英居士，民國四十一年（西元一九五二年）出生於台南縣北門鄉，現年三十六歲。

七月的台北市，正曝曬在灼灼的陽光下，走進侯居士的家，寬敞明亮的大廳，清爽、亮麗的擺設，配上幾株綠色的盆景，立即透來一股清涼的氣氛。她引導我們進入一間日式榻榻米的休閒室，在滿室茶香中，娓娓道出與慈濟的因緣：

一、貧困出身·白手起家

侯居士有七個兄弟姊妹，她排行第三，由於家境貧寒，國小畢業後即未能繼續升學，開始分擔家計，二十二歲時，（民國六十二年）與同鄉陳水和先生結為連理。婚後，兩人赤手空拳到台北打天下，在珊瑚工廠工作，雖是辛苦了些，但夫妻倆日子過得幸福快樂。

在珊瑚工廠工作了一段時間，因中日斷交（民國六十二年），倆人遂又同時失業此時，即想到嘗試著自己發展事業。初始四年，因缺乏經驗，虧損頗鉅，直到民國六十八年，總算步上坦途。陳先生做生意秉持「誠」、「信」，待人隨和，加上細心謹慎，所以幾年下來，工廠漸漸有了規模；他們從事高級紅珊瑚的加工。

二、欣聆法音·迷途知返

正如台灣一般家庭一樣，早先，侯居士伉儷虔奉民間神祇，無論各種神道誕日或重大民間節慶，一定要供獻以求福，而且大小事，必定求神問卜。有一段長時間，侯居士身體狀況欠佳，也直接影響到心情相當沈重，甚至喪失活下去的勇氣，正當此時（民國七十一年），經由高雄友人陳文全居士（慈濟高雄委員）的引薦，認識了台北的老三師姐——胡玉珠居士，也因此與「慈濟」結下[illegible]佛來人間的目[illegible]生脫離苦海，而[illegible]艘船，漂泊在苦[illegible]善與濟衆」的任[illegible]著「慈濟」的精[illegible]到花蓮靜思精舍[illegible]足之下，聽到師[illegible]薩本願經」，法[illegible]沁入心扉，而且[illegible]因為身體不佳，[illegible]貌上，盡情打扮[illegible]了滿足，而精神[illegible]法得到眞正的快[illegible]絲毫病痛，甚至覺得人生乏味。而師父講的「地藏經」，每一句話似乎都針對自己而發，聽完經後，她完全改變以往的習氣，不再問神、燒紙錢，買昂貴的衣飾。行住坐臥，皆遵照師父的指示，去做一個佛弟子。

侯居士在證嚴師父慈悲、智慧的引導下，深受佛法感召，於民國七十三年三月，她正式皈依，法名靜瑛，並且出任慈濟委員，啟開了完全奉獻，不求回報的菩薩生活。

三、菩薩道上·攜手並進

加入慈濟行列之前，侯居士原只是一位單純的家庭主婦，育有三位子女，目前長女淑娟，就讀國中三年級，長男昭銘、次男清華，分別就讀國中一年級及國小六年級，她每天的工作就是照顧丈夫、子女三餐，並將家裏打掃得一塵不染，閒暇時泡茶消遣；大部分的時間在家，因此認識的人並不多。挺身為慈濟委員之後，一開始也不知如何募款，與人結善緣。但是，因為她眞誠付出，終於得到回饋，侯居士至今已有會員二百一十戶，目前平均每月可募得十五萬元左右。更可貴的是——子女三人，每月都節省下零用錢，各捐出兩百元，而成為慈濟的長期會員。

侯居士的夫婿和子女，都十分支持慈濟，想起當初訪問貧民時，她一看到貧病者的苦況，就會難過得落淚。先生安慰她說：「貧窮的人還很多，只要我們一心一意跟著師父走就對了，這樣才能幫助更多的人！」她的次子清華曾經很天眞的問她：「媽媽，我捐了這麼久的錢，可不可以休息幾個月？」他實在不太明白每月捐兩百元台幣的眞正用途。她即溫顏軟語地向兒子介紹「功德會」懿行，「慈濟醫院」的宗旨，「紀念堂」的深遠意義，兒子了解後，不僅不再要求「休息」，且還表示希望跟媽媽一道去花蓮。

四、與佛結緣·自由自在

侯居士每次回花蓮，看到精舍莊嚴的佛殿，她一直希望自己也能擁有一間小小的佛堂禮佛靜修。體貼慈懷的陳先生，在現居的樓上，為其圓滿了心願，從此賢伉儷同修同道，精進於菩薩道上，為慈濟法業而努力，更是時時法喜充滿！（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日完稿）。